

仿古  
字版

聖哲畫像記

傳附

234916

發行

須把此書詳細讀一遍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8308B

王會  
紫國  
珊藩  
輯著

聖  
哲  
畫  
像  
記  
附畫傳



世界書局印行

# 序

會文正公所記聖哲畫像。故爲惠敏公所圖。圖久不傳。豐潤王君紫珊。積爲搜輯。無者闕之。後增以各史本傳。各史傳不及載者。乃旁徵藝文與圖。壹是求其可據。不敢以臆爲說。某嘗與爲搜輯。旣成書。紫珊屬發其誼。藏文正公學問事功。爲前清一代不數出之人。而其規撫略具於此。記蓋吾國學問之涂博矣。苟能有一焉。深造自得。皆可以作事就功。而著績於天下。自文周以下。有得爲。有不得爲。兼之者公也。去今才五六十年。其軍謀吏政之詳。無一不藉籍傳播人口。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公又數數自爲記述。歷困苦艱虞。百厄千坎。不頓折。言之若甚矜寵然者。則唯拙誠兩言。拙誠果足以治天下事乎。吏政猶或近之。軍謀則背馳之道也。吾國言兵。祖太公望呂尙。六韜所傳。或不免後人孱造。陰謀傾商。其事多兵權奇計。太史公所記。當不甚遠。兵不厭詐。以勝爲歸。其所由來久矣。城濮之役。晉文公用舅犯之謀。以詐勝楚。至於行賞。乃先雍季而後舅犯。曰。奈何以一時之利。滅萬世之功。爲政之道。與用兵不同也。文公知之。故能一戰而霸。終春秋之世。晉爲強國。公乃一切處以拙誠。方洪楊之強。蹂躪幾徧十八行省。以向忠武之勇。江忠烈之智。終不能稍挫其鋒。而戡定大難。乃歸之一二讀書講道文儒將卒。相與有師弟子之誼。用能轉敗爲功。復厝天下於泰山之安。蓋公始從軍。卽寄軍謀於吏政。而一母之以學問嚴緝

匪從。以清盜賊之原。廣厲習尚。以植人才之本。金陵甫下。開局刊書。以鑲士林。取道若迂曲。不甚切於情勢。卒其所以收成功。反徑直。且大而遠。蒙業而安者。累世六七十年。使由其治而不變。清雖至今存可也。自古禍變之亡人家國。恆由巧智而生。我利抵人之間隙。已先以間隙與人。隙與隙。輒後發者勝。結而不解。必至俱傷兩敗。無有一焉之可幸。始於秦。歷魏晉南北二十二朝。後五代。亡國亂君相隨屬。終其身與禍變相循。會不得一日治安。旋興而旋滅。豈皆運會之適然哉。不學無術。班孟堅固不專爲霍光言也。以巧智御禍變。禍變平而巧智轉爲引禍變之介。兩漢唐宋元明清開創諸君。其始亦間用巧智以詐取天下。及禍變已平。乃能別白一時之利與萬世之功。若晉文公者。與天下從事於拙誠之道。詐取正守。其享國雖不及三代久長。多者二三百。少亦百有餘年。視旋得旋失者。所報不已豐哉。若文王周公造周。卜年八百。非唯絕非後世所能及。亦且遠過夏商。蓋當肇基之始。規樞固不侔矣。天下非古今有異也。人民之好治惡亂猶是也。秦始皇譏笑三代。梁太祖惡人談儒術。自詡以不學成功。天下之人。習於治日少而亂日多。亦謂三代之治必不可復。聞人談兩漢唐宋元明清詐取正守。究有治平之一日。便覺身在黃農虞夏。觀公所成之事。功。卽軍謀亦不肯用詐。唯以忠誼爲倡。其規樞與文周造周復何異。惜不得大有爲之藉。不能盡行其道。故事功遂止於是也。所記三十二聖哲。自文周以下。大率不能行其道。葛陸范馬小試之矣。而亦不得大有爲之藉。

餘則徒託空言。生才不用。餘二千年。只有此數。吾於是而知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此更有何人。舍此數聖哲所由之道。更末由也。甲寅季秋信都趙衡記。

# 目次

聖哲畫像記

周文王像附傳

周公旦像附傳

孔子像附傳

孟子像附傳

左丘明像附傳

莊周像附傳

司馬遷像附傳

班固像附傳

諸葛亮像附傳

陸贄像附傳

范仲淹像附傳

司馬光像附傳

周敦頤像附傳

程顥像附傳

程頤像附傳

張載像附傳

朱熹像附傳

一

六

九

一三

二九

三一

三三

三五

五五

八〇

八七

一〇七

一六

二九

三二

三二

三七

四三

四六

韓愈像附傳	一六三
柳宗元像附傳	一七三
歐陽修像附傳	一八三
曾鞏像附傳	一九〇
李白像附傳	一九四
杜甫像附傳	一九七
蘇軾像附傳	二〇〇
黃庭堅像附傳	二一六
許慎像附傳	二一九
鄭玄像附傳	二二一
杜佑傳缺像	二二六
馬端臨傳缺像	二三一
顧炎武像附傳	二三二
秦蕙田傳缺像	二三七
姚鼐像附傳	二四一
王念孫像附傳	二四五
附會國藩像并傳	二四九



# 聖哲畫像記

會國藩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箸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驚。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竝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閱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阪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

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會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辨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文獻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

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國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夔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會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傲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

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與。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閩貿易。瓌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已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 周 文 王 象



# 周文王傳

周文王名昌。初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閔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駒。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取。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

立是爲武王。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爰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節史記周本紀)



# 周元聖像

聖哲畫像記



夏惠民敬摹

## 周公曰傳

周公曰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且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卽位。且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鬻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且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旣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

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魏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鳴鵒。王亦未敢訓周公。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維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維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鞠躬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

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節史記魯周公世家）

# 回聖遺象

聖哲畫像記



## 孔子傳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聊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緇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鱣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

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段。爵之大夫。起纍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邠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

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闐。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罔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罔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犇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



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坐。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旌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

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弁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如致膾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

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晷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

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入。衰經。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冉求召仲尼。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歸。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

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爾。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攬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與。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

而問曰。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旣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乃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

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



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饋。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薨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雉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

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

矣。(史記孔子世家)

# 亞聖遺像

聖哲畫像記



夏惠民敬摹



# 子孟子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左 思 畫 像

聖哲叢像記



李鴻梁敬摹

## 左丘明傳

左子名丘明。中都人。史記姓左丘。授經圖。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而修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以授魯申。屢授至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誼爲左氏傳訓。而劉歆言之哀帝。左氏始得立于學官。一統志。葬泰安肥城縣西南五十里肥河鄉。都君莊又云。在兗州嶧縣東北七十里。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在平陰縣東南五十里。按左傳序云。左邱明受經于仲尼。然孔子稱左邱明之所恥。丘亦恥之。則左邱明當是孔子先輩。今左傳序事。于孔子既沒之後。至于韓趙魏滅智伯之時。則傳春秋者。似非左邱明矣。劉歆論左氏春秋傳曰。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與夫子同時人。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瑕邱伯。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崇禎十五年。稱先賢左子。（聖廟祀典圖考）



# 象往子德

聖哲畫像記



## 莊周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箠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 司馬子長像

聖哲畫像記



翁  
雲  
書  
教  
撫

## 司馬遷傳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瞶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阤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

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

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茲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因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

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日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

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



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繼。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炙。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湏。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艷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

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壇。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疆。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鬲忽。五家之文。佛異。

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豁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尙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肯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

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疆。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禫。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日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疆。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曠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疆。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谷屈原。好諛信讒。楚弁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龍鱗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騤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

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寶。粟姬負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疆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琊。怵午信齊。

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實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扞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

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能。作白起王

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

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



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疆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疆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疆齊之讐。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疆秦。而屈體廉子。用狗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僭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

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

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陔下。作黥布列傳第三

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

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儵列傳第二十

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

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曆。作張丞相列傳第二十

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二十

八。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厥凜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他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馮葆守。封禹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叩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達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朝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

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倣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史記太史公自序）

# 班孟堅像

聖哲畫像記



蔡冠洛敬摹

## 班固傳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菅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故名穀於擇。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婕妤。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況生三子。伯旂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晏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旣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舜奉璽書印綬。卽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



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竄。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譎。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尙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虐。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

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游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游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游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卽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游而弟畜穉。游之卒也。修總麻。賻貲甚厚。平帝卽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闕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調吏民。而劾闕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闕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常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尙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讖。趙

李亦無間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身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不鯨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轡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壘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既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

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拊之。時民復知漢虜，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皋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余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況么磨尙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虐是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棗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

不祚。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

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咲。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其辭曰。系高項之玄胃令。氏中葉之炳靈。繇凱風而蟬蛻令。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令。有羽義於上京。巨滔天而泯夏令。考邁愍呂行謠。終保己而貽則令。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令。窮與達其必濟。咨孤矇之眇眇令。將圯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令。悼世業之可懷。靖潛處以永思令。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捨令。庶斯言之不玷。魂煒煒其神交令。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令。覲幽人之髣髴。搯葛藟而授余令。眷峻谷曰勿隄。芻斫寤而仰思令。心蒙蒙猶未察。黃神邈而靡質令。儀遺讖以臆對。曰乘高而窺神令。道遐通而不迷。葛縣縣於膠木令。詠南風以爲綏。蓋惴惴之臨深令。乃二雅之所祇。既諄爾以吉象令。又申之以烟戒。盍孟晉以迨羣令。辰倏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令。峙盤桓而且俟。惟天墜之無窮令。蠱生民之膺在。紛屯亶與蹇連令。何艱多而智寡。上聖寤而後拔令。豈羣黎之所御。昔衛叔之御昆令。昆爲寇而喪予。管鸞弧欲斃讎令。讎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令。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令。丁繇惠而被戮。棗取弔于道吉令。王膺慶於所感。畔回穴其若茲令。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令。張修瀑而內逼。吹中蘇爲庶幾。

兮。顏與冉又不得潔。招路以從己兮。謂孔子猶未可。安惛惛而不能兮。卒隕身虛世禍。游聖門而靡救兮。顧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恐凶蝨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黎淳耀于高辛兮。辛彊大於南汜。羸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虛三五。戎女烈仁得其信然兮。叩天路而同軌。東从虐而殲仁兮。王合位虛三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發還師以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縶于夏庭兮。弔三正而滅周。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悠長而世短兮。夔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誨兮。迺窮宙而達幽。媯巢姜於孺筮兮。日算祀于挈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諡於銘謠。妣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幹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三變同於一體兮。雖移盈然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鵬。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輪德而無累。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呂蕃魏兮。申重繭呂存荆。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營。侯中木之區別兮。苟能實而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觀天罔之紘覆兮。實斐謹而相順。謨先聖之大繇兮。亦从惠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寶祚于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徹。養游睇而援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

誠其焉。通令。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令。矧湛躬於道真。登孔顛而上下令。緯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令。猶諳己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令。訴來哲以通情。亂曰。天造中昧。立性命令。復心弘道。惟賢聖令。渾元運物。流不處令。保身遺名。民之表令。舍生取誼。亦道用令。憂傷天物。忝莫痛令。昊爾太素。曷渝色令。尙粵其幾。淪神域令。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會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恒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瘁。主人道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華。閻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叩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虓鬪。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煜



譬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鋌刀皆能壹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也。夫嗽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眦。既盜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徼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會。其身迺囚。秦貨既貴。厥宗亦隕。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稟卬太和。枝附葉著。譬猶中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旄敦而度高序泰山。懷汎濫而測深窅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序。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皆埃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董

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昔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庠術。藝之場。休息庠篇籍之園。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庠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陽。天墜之方。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喆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蘇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臧於蚌蛤。庠。歷世莫眊。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龍媿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躐顛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隋之珍也。昔閻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迺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權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蘇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敘曰。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臯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

孝景蒞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第五。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旣抗。亦迪斯文。憲竟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而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六。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壽張。實獻實聰。臯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

中宗明明。貪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燁燿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不顯祖烈。尙於有成。述宣紀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外割禁園。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些。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壺闈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十。

孝哀彬彬。克搃威神。彫落洪支。底劇鼎臣。婉變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撓實凶。述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迺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亡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隄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漢迪于秦。有革有因。輟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鍾。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

曆算道出。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曆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蠶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

洒洒紛紛。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吳孫狙詐。申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摧古今。監世盈虛。述食貨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僭時。放誕之徒。緣間而起。瞻前顧後。正身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以燭形。三季之後。厥事故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敘。三代實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各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坤作墜執。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惟河爲難。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文墜棗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虞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

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

上慢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熯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游如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耳謀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

三桎之起。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橫雖雄材。伏于海隅。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縮自同閭。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詐惟殃。吳克忠信。胤嗣迺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賈廡從旅。爲鎮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凜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荆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府宅于楚。戊實淫殃。平陸迺紹。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讎。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爰公突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季布爰布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

趙景王。匡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

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脫鴻門。推齊銷印。黜致越信。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漢歸迺安。斃范亡項。走狄擒韓。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

舞陽鼓刀。滕公廢騶。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述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千色。廣阿之塵。食厥舊德。故安執節。賁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冑。禮義是創。或慙或謀。觀國之光。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頌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躪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繫。迺成患害。充躬罔極。

交亂弘大。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萬石溫溫。幼寤聖君。宜爾子孫。天天伸伸。慶社于齊。不言動民。衛直周張。淑慎其身。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內爲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旣霽。牛旣告妖。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獻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傳第十八。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搢轡正席。顯陳成敗。錯之瑣材。智小謀大。旣如發機。先寇後害。述爰益鼂錯傳第十九。

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推賢。於滋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魏其翩翩。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旣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彼若天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諛輕。趙敬險詖。中山淫醬。長沙寂漠。廣李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是修。爲漢宗英。

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隣。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詘王命。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朝閑閑。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猋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爲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布衾疎食。用儉飭身。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迺爵迺試。兒生疊疊。束髮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寵祿。亦罹咎戾。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豐胡社。致死爲福。每生作甌。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嗚呼史遷薰胥以刑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刺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六世耽耽。其欲微微。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東方瞻辭。詠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汗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葛繹內寵。屈釐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敝義依霍。庶幾云已。弘惟政事。萬年容己。咸睡厥誨。孰爲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王孫羸葬。建迺斬將。雲廷訐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敝近其衷。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稅侯狄孛。虔恭忠信。

奕世載德。賙于子孫。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以不濟可。上諭其信。武賢父子。

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愆。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帝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四皓邀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吉困于賀。涅而不緇。禹既黃髮。以德來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邀之好。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漢之宗廟。叔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誕章。博載其路。述韋賢傳第四十三。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舍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衆許世。淺爲尤悔。深作敦害。述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傲亦平平。文雅自贊。尊實趙趙。邦家之彥。章死非辜。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繁好剛。輔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寶曲定陵。並有立志。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

長倩愼愼。覲霍不舉。遇宣迺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躡石許。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蘧藤。幾陷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王。孫後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覆瓿。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棋。博山敦慎。受莽之拔。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樂昌篤實。不撓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爲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卹。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以章厥身。述揚雄傳第五十七。

獷獷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

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羣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圉。拑克爲雄。報虐以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偏上弁下。荒殫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侠傳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旣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鄴鄙。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泊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驪驪。致誅大宛。侈侈公主。迺女烏孫。使命迺通。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疎魏。宗文產德。竇后違意。考盤于代。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旣興。扇而不終。鈎弋憂傷。孝昭以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夭而不遂。卬成乘序。履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傳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怨咎若茲。如何不恪。述外戚傳第六十七。

元后娠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猷猷。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僞稽黃虞。繆稱典文。衆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敘傳第七十。（前漢書敘傳）

李鴻梁敬摹



李鴻梁敬摹

## 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



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

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二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

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

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獻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遽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入

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蜀志諸葛亮傳）

# 陸宣公像

聖哲畫像記



夏貞林敬摹  
印

## 陸贄傳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違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恆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据



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鑿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芄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未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廩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

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芘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焚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効。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巧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鬱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

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讎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誘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尙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儉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勑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羣臣參曰。使極言得

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願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儉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卽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爲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與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己。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

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知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尙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彥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

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二。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街聰明。厲威嚴。恣彊懷。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街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懷。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橐付贄。使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因則思治。泰則

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卽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私。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缺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卽撤其署。李懷尤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贄與懷光

語及晟。懷光妄詫曰。吾無所藉晟。贊卽美其彊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贊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趨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



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旣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哀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願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贄曰。宦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毗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脩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耄。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

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城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章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賄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頓泣。帝爲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自異。爲不羣。趣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

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牒叢滯。僞冒蒙眞。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費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費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搆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尙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

者疆。且以水草爲居。討獵爲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較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遠。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脩封疆。守要害。蹊塹險。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尙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恤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

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疆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隣。晝則荷戈以排。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怵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聞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疆蕃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布路東瀆。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輓輒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

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抵讞於衆。償軍緩救者畜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己。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爲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慙。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產。權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彊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熱。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疆。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阨。衆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尙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一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

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汧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旣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粟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遙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藉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鉞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

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闔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留息。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城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遛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嗇夫樵婦。罄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礙。敗者減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己。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折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排糶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東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入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



延齡。贊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贊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章臯數上表請贊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尙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與元載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贊有助爲。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開。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卹乎。旣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贊曰。德宗之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

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曰。罷翰林。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贄論諫數千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唐書陸贄傳）

# 范文正像

聖哲畫像記



梅沚岳石塵敬摹



## 范仲淹傳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儼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

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廼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採餉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尙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廼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續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旣優容之矣。臣請追改。

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己。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柰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旣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緩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

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會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卽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

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諭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採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弱。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帝方銳意太



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遷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三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疆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

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兵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與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前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入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

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迺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尙書。諡文正。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尙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豈讓古人哉。（宋史范仲淹傳）

翼文正像



孔雲白敬摹



# 司馬光傳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脩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

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未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旣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史諂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

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其以手藁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未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

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于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己。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佺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國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



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協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穎邸直省官四人爲閣內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

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

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未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

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糲。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願謂臺吏

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卽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卽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卽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壞。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大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拔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

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

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斷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卞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略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歎息。雖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

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憊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宋史司馬光傳）



周濂溪像

聖哲畫像記



李鴻梁敬摹

## 周敦頤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鼻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榮瘁。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

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據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宋史周敦頤傳）

# 程明道象

聖哲畫像記



仲詠沂敬摹



# 程顥傳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珣。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珣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卽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兄女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顥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禘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巖奉不懈。顥捕而

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顯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孀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頗來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顯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顯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

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己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婦決。顥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蓋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鎖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伐閱。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顥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繆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

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宋史程顥傳）



# 程伊川像

歷代哲學家像記



伊詠沂敬摹

## 程頤傳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

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旣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旣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尙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願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祕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撫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卽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臚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卽位。徙峽州。俄復其

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泐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

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祠頤於

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班可書。附於左。呂大鈞。大臨。見大防傳。（宋史程頤傳）

# 張橫渠像

聖哲畫像記



蔡冠洛敬摹

## 張載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



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日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憫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郟伯。從祀孔子廟庭。弟戩。

(宋史張載傳)

# 朱文公象



孔雲白敬摹



# 朱熹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祕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爲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重。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

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琪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道

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於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

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在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代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

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鳩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

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踴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望讜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會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



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拘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理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朴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

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練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闖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嫚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而加之於位。

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

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掎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

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鳩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鳩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磧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

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

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會三復首請併祫。信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信順翼宣四祖祫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洽平間。議者以世數寢

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尙書鄭僑欲且祀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使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駟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軫。



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寘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

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未。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宋史朱熹傳)

# 韓昌黎像

聖哲畫像記



一六三

山陰田康濟敬摹

## 韓愈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肥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算

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構榱侏儒。椳闐居榭。各得其所。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倫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奉錢。歲糜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

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量己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菴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二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鏐。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

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

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剝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瀾壯猛。



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奸隸。蠱居碁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會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鏞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

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剡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沉湖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忸怩眈眈。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朝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

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  
倭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既坐。廷倭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  
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  
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  
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  
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  
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  
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倭慮衆變。疾麾使去。  
因曰。今欲廷倭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  
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倭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  
翼亦潰圍出。廷倭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  
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  
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  
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  
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  
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  
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以報。每言文章。  
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  
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闔深。與孟軻揚雄相表

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繩俚混弁。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未流。反刊以樸。剗僞以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唐書韓愈傳）

# 柳刺笑像

聖哲畫像記



## 柳宗元傳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儉。詒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躑躅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修。囂囂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

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己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叱。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與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躄躄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今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癩。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則求取。又何

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隙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歔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謹逐來。消息存仁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



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澆忽。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醜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坐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瘡癘。就婚娶。求冑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尙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闕闕。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卽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使聖王之

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卽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激鬪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疆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會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祆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瘼煦寒。以廖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毆縱躡。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尙書所無有。莽述承

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虜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駸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不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氣。疏爲冷風。人乃溲然休然。相睇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圻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祖呼幟。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祚。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祚于天。匪祚于天。茲爲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祚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雝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光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謹哉。乃黜休祚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

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燠于爨。鬻炎以泮。勃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糒。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鈇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儆。曰。懲咎衍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汗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絜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一。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訐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遠而保己兮。悼乖期。

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今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今甘脂潤。今鼎鑊。幸皇鑒之明。宥。今。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今宜夫重仍乎禍。諫。既明懼乎天。討。今。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今。類麀鹿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今。汜相流之汙汙。飄風擊以揚波。今。舟摧抑而迴。日。靈。暄以昧幽。今。黝雲涌而上屯。暮屑宰以淫雨。今。聽嗷嗷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今。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今。逝莫屬余之形魂。攢鬪奔以紆。委。今。束洶涌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今。盪徊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今。羈纍焚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今。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今。不亟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今。猶質質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今。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今。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今。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今。長拘攣而輒軻。囊余志之脩騫。今。今何爲此戾也。豈貪食而盜名。今。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今。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今。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今。行九折之峨峨。卻驚棹以橫江。今。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今。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今。蹈前烈而不頽。死蠻夷固吾所。今。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今。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決。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

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己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唐書柳宗元傳）

陽文忠像



李鴻梁敬摹

## 歐陽修傳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澁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蹟。至忘寢食。必欲弁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



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后命。帝知脩。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

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顯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顯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爲脩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尙之蠶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湖。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然。下流既然。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

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脩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常疾爲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

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王。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脩。神宗初卽位。欲深護脩。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尙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

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意，簡者不爲繁碎耳。脩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驚，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槩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會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宋史歐陽脩傳）

# 魯文定像

聖哲畫像記



夏貞林敬摹



## 曾鞏傳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饑。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調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寘於法。章邱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鞏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鞏命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

來食息宮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爲殿最。師征安南。所過州爲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斂。民不堪。鞏先期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劍將樂盜廖思。旣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懼恐。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刹。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賊請公行。鞏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帖於府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擇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入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



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傳。幼弟肇。  
論曰。會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宋史會鞏傳）

# 李太白象

聖哲畫像記



梅淫岳石塵敬草



# 李白傳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奇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擲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脩。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璿。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

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唐書李白傳)

# 杜拾遺象

聖哲畫像記



蔡冠洛敬摹

## 杜甫傳

杜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披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羶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

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褻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汗。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句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唐書杜甫傳）

# 蘇文忠像

聖哲畫像記



山陰田康濟敬摹



## 蘇軾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會輦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

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  
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  
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  
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卽葬姑。後官  
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  
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  
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  
則胥史卑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  
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况學校貢舉乎。雖復  
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  
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  
之。則難爲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  
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官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  
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  
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  
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  
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  
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爲孰辨。  
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

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彌封。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

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瀾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汗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

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如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

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一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

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盜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會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

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譴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個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措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



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突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拔。巡捕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

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竝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槽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槽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槽。復造堰牖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脩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

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卻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槽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槽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緒爲太湖。太湖之水。盜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尙書。未至。以弟軾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軾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

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迺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尙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楮繖犢車。弁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尙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

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社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儼官屋以居。有司

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僮人運甕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尙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會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頓頤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

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一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與。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尙得爲軾哉。（宋史蘇軾傳）

# 黃文節偽

聖哲畫像記



翁書故摹



## 黃庭堅傳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爲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頒鹽筴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踰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爲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旣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眞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飢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卽位。起監鄂州稅。僉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句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

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堅自代。其詞有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儋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宋史黃庭堅傳）

# 象洒祭鞞

梅沱岳石塵敬莫序



## 許慎傳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涑長。卒于家。初慎。呂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後漢書許慎傳）

# 範康成像

聖哲畫像記



夏惠民敬摹



## 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爲鄉齋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呂山東無足問者。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曰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曰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曰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曰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

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迺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曰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曰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廡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覲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曰娛朝夕。遇閹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曰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曰老。歸爾。曰事。將閒居。曰安性。覃思。曰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曰。一夫。會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曰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

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徒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不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迺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迺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日下。嘗受業者。綴經赴會千餘人。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執。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



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竝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鑿拔。皆如其言。玄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目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目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目鄭氏家法云。（後漢書鄭玄傳）

## 杜佑傳（缺像）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傑。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漪。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支度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檀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會。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觀希望。結其驩。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恆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昇金者皆得臯。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爲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兼和糶使。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剴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拏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

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土。今刑部尙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尙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尙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尙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尙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旣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案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尙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尙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雎業秦。賈季彊狄。

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閒。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議入不省。盧杞當國。惡之。出爲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佑爲開大衢。疏析廛閭。以息火災。朱厓黎氏。三世保險。不實。佑討平之。召拜尙書右丞。俄出爲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愔。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舡艦。遣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漑。斥海瀕棄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隣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宮傅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副。佑旣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案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乃出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搖東宮。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費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

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還少府。職務簡脩。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叛。卽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邪。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聞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與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予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册贈太傅。諡曰安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撫百家。俸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

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苑。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爲治不曠察。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唐書杜佑傳）

馬端臨傳 (缺像)

端臨字貴與。樂平人。父廷鸞。宋咸淳中。官右丞相。時休寧曹涇精詣朱子學。先生從之遊。師承有自。以蔭補承事郎。宋亡不仕。著文獻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補杜佑通典之闕。二十餘年而成。仁宗延祐四年。遣真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爲鏤板。以廣其傳。仍令先生親齋所著藁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爲吏部尙書。與先生之父在宋爲同相。召致先生欲用之。以親老辭。及父卒。稍起爲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三十一年。終於家。(宋元學案)

# 顧亭林像

聖哲畫像記



孔雲白敬摹



一三三二



# 顧炎武傳

亭林先生。初名絳。字寧人。江南崑山人。乙酉。改名炎武。自署蔣山傭。本生父同應。有同祖弟曰同吉。早世。聘王氏。未婚守志。以先生爲之後。母夫人最孝。嘗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旌於朝。丁亥夏。避兵常熟。年六十矣。謂先生曰。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遇變。我必死之。於是先生方應邑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吳其沆同里歸莊。共起兵。奉故鄭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允彝於吳中。魯王監國。授先生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母夫人聞兩京皆破。遂不食卒。遺命誡先生勿事二姓。次年。唐王起閩中。以職方郎召先生。欲赴之。念母未葬。不果。次年。幾豫吳北勝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游京口。又游禾中。次年。之舊都謁孝陵。癸丑。再謁。其冬。又謁而圖焉。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擒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欲殺先生。勢危甚。有代乞援於錢牧齋者。牧齋欲先生自稱門下。乃許之。其人知必不可。而懼失援。乃私自書刺與之。先生急索刺還。不得。則列揭通衢。自白。牧齋亦笑曰。寧人之卞也。會故相路文貞振飛之子澤溥。爲白其事。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至是。五謁孝陵。乃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徧遊北畿。出山海關。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次年。再謁。又

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入關中。至榆林。是歲。浙中史禍作。先生幸得脫。甲辰。四謁思陵。畢。墾田於雁門之北。五台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其地溼。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復以吳中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爲先生作首之。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先生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頌繫數月。富平李因篤親至。歷下解之。獄白。復如京師。五謁思陵。自是往還河北諸邊塞者凡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始先生徧觀四方。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縮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宏撰築室延之。先生置田五十畝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熊公賜履方任史事。以書來招。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懼而止。戊午。鴻詞科詔下。諸鉅公爭欲致之。先生以死辭。次年。修明史。又欲薦之。貽書葉學士方藹。誓以身殉。始得免。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凶死。名之爲累甚矣。沉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少讀宋史劉忠肅傳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

爲文人。無足觀矣。卽終身謝絕應酬文字。李二曲求爲其母傳。至再三。終謝之。嘗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其論學則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日講學家。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鳴之。不暇。何問其餘。尋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蒿少。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饑。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先生既負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輒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卽饒足。徐尙書乾學兄弟。甥也。未遇時。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貴。爲東南人士宗。累書迎先生南歸。請居以別業。皆不至。庚申。其婦卒於崑山。寄詩挽之而已。康熙二十年。卒於華陰。年六十有九。無子。以從孫洪慎後。高弟吳江潘耒。刊布其遺書。先生耿介絕俗。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歸莊善。少共遊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學。歷觀廿一史。明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說部。以至公移邸鈔之屬。有關民生利害者。隨錄之。又參以躬所聞見。曰。天下郡國利病書。別一編曰。肇域志。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有音學五書。李文貞光地謂漢晉以來所未有。性喜金石文。所至必躬自蒐訪。有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言理學者。

乃墮於禪學而不自知。故持論悉本朱子之說。而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甚峻。有書曰下學指南。其平時論學。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謂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取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其日知錄三十卷。尤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粹言皆具焉。自言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而躋斯世於古治之隆。而未敢爲近人道也。先生出游。以馬二騾二載書。隨所至。既塞。卽呼老兵退卒詢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旅舍中發書勘之。或經行平原大野。無足措意。則馬上嚙誦諸經註疏。偶有遺忘。卽又發書熟復之。汪鈍翁嘗言經學修明者。吾得顧子亭林。李子天生。內行醇備者。吾得魏子環極。梁子曰緝。先生廣之曰。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蹟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大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所著書又有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吳韻補正。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亭林詩文集。及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皆行於世。（國朝先正事略）

秦蕙田傳（缺像）

太子太保尚書秦公。以經術篤行。知名海內。起家詞館。位正卿。所著五禮通考。體大思精。囊括萬有。能竟朱子未竟之志。爲門類七十有五。爲卷二百六十有二。殫思三十有八年。藁三四易而後定。自言平生精力盡於是書。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以疾請解任。溫旨不許。八月。復具疏乞回籍調治。詔允所請。仍懸缺以待。公既受命。買舟南下。疾遂革。以九月九日薨於滄州。訃聞。天子愴惻。賜白金千兩。卹喪具。命有司議卹。諭祭葬如制。諡曰文恭。明年。車駕南巡。至無錫。幸寄暢園。御製詩有養疴旋里人何在。撫景愀然是此閒之句。寄暢園者。公家別業也。上追念舊臣。形於翰墨如此。益可以見公之爲人矣。公諱蕙田。字樹峯。號味經。宋學士觀二十六世孫。世居無錫。雍正初。析置金匱縣。遂爲金匱人。祖孫齡。順治乙未進士。官左諭德。父易然。府學生。本生父道然。康熙己丑進士。官編修。改給事中。公以乾隆元年。賜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編修。入直南書房。七年。入直上書房。尋遷侍講。進右庶子。改右通政。擢內閣學士。遷禮部右侍郎。十二年。丁本生父憂。十三年。奉旨秦蕙田服制將滿。可仍以禮部侍郎用。逾年。調刑部侍郎。兼理國子監算學。充經筵講官。二十二年。擢工部尚書。兼理樂部。明年。調刑部尚書。仍兼管工部事。尋加太子太保。二十五年。洎二十八年。兩典會試。公至性過人。方未遇時。本生父以藩邸事牽連訟繫。十餘年間。檻車南北。

炎雨酸風。與吏卒雜馳。公隨侍膝下。百方營護。既通籍。朝廷赦書屢下。給諫公猶不得援例寬釋。公伏闕陳情。乞以身贖。其略云。臣本生父某。身罹重罪。已荷天恩曲宥。祇因催追銀兩。力不能完。仍行圈禁。迄今九載。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內。侵染暑溼。虐厲時作。寒熱交攻。奄奄一息。幾至殞斃。羈所。臣雖備員禁近。而還顧臣父老病。拘幽既無完解之期。更無久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誠不忍昧心竊祿。內慙名教。伏惟皇上矜愍庶獄。有一綫可原者。槩予寬釋。當此聖明孝治之朝。更逢薄海祝網之日。惟有籲懇鴻慈。格外鑒宥。巧臣父八旬垂死之年。得終老牖下。臣願革去職銜。效力行走。以贖父罪。疏入。天語嘉歎。遂有寬釋之詔。其未完銀並豁免。由是給諫公優游林下者又十年。時與桐城方恪敏公。並稱二孝。蓋恪敏每歲徒步省其父於戍所也。公既得請。感泣誓以身許國。上亦鑒公忠孝。有意大用公矣。公任學士時。陳科舉學校六則。在禮部奉命校閱禮書。時方修會典。天子以聖人之德。制作禮樂。百度聿新。公職業攸司。考究益精博。在工部疏言。工程難易不同。司員每意存趨避。請用刑部掣簽均派例。從之。在刑部執法平允。尤爲上所倚重。同僚或持異議。公援引律例。必申其說。乃已。遇僚屬嘖笑不苟。其賢者薦之不遺餘力。衆莫不憚其嚴而服其公也。公歿後。部臣讞獄。偶失當。上輒舉公名。歎息不置。以是知公之盡心職守矣。公立朝三十年。治事勤敏。剛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杜門著書。不異爲諸生時。後進有通今嗜古者。延攬恐後。蓋天性然也。少

從給諫公京邸。何義門王箚林徐壇長諸先生。咸折輩行與交。中歲居里門。與蔡學正宸錫吳主事大年吳學士尊彝爲讀經會。於禮經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廟禘嘗饗宴朝會冠昏賓祭宮室衣服器用等類。隨舉一義。輒集百家之說而諦審之。問難辨答。筆之箋釋。於是者十餘年。及佐秩宗。考古今禮制因革。以爲禮自秦火後。漢儒抱殘守缺。厘存什一。朱子嘗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盡漢晉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喪祭禮又續自勉齋黃氏信齋楊氏。未爲完書。迺本崑山徐氏讀禮通考義例。按吉凶軍賓嘉之目。取向所考定者。增輯排纂。有五禮通考之作。方恪敏公見而好之。與同參訂。先經後史。分門辨類。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圓立觀象授時題統之。以古今郡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題統之。並載入嘉禮中。凡先儒聚訟之說。一一疏通解駁。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可以坐言起行。自恪敏外。與參校者。爲德州盧雅雨元和宋懋庭青浦王述庵嘉定錢曉徵王西莊休寧戴東原。皆當世通儒也。乾隆初。江陰楊文定公領國子監事。薦公篤志經術。可佐教成均。旣而直內廷。課皇子講讀。益以經術爲後學宗。嘗言儒者舍經以談道。非道也。離經以求學。非學也。故以窮經爲主。而不居講學之名。所著味經窩文集。說經之文。居其大半。少喜談易。謂易者象也。先儒詳於言理。略於言象。爰撰周易象義日箋若干卷。又謂詩三百篇。古人皆被之管絃。漢魏以降。始失其傳。然天

籟之發。今猶古也。因欲以今曲歌古詩。庶協詩樂合一之旨。又奏詩刊正韻書。上命公與武進劉文定公任其事。公建議古韻二百六部。今併爲一百七韻。如元與魂痕當析爲二。殷韻宜併入眞韻。不當入文韻。上聲拯韻去聲證韻。宜分出各自爲韻。又考定四聲表。兼采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說。欲通古音於等韻。時公已遘疾。猶往復辨論不休也。公之著述。其大者如此。他若河渠律算。下及醫方。堪輿。星命家言。皆泝流窮源。有體有用。梁文莊嘗云。樹峯如鷹隼橫空。飛而食肉。其爲時賢推服如此。卒年六十有三。長子泰鈞。乾隆甲戌進士。官編修。（國朝先正事略）



# 批惟傳象



鴛湖翁雲書敬摹

## 姚鼎傳

先生名鼎。字姬傳。一字夢穀。世爲桐城姚氏。端恪公文然玄孫也。少家貧。體羸多病而嗜學。世父範。學者稱薑塢先生。與同里方芾。川葉。花南。劉海峯。善。諸子中獨愛先生。令受業。芾。川尤喜親海峯。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薑塢嘗問其志。曰。義理考證文章。闕一不可。遂以經學授先生。而別受古文法於海峯。乾隆二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三十三年。充山東副考官。擢員外郎。逾年。充湖南副考官。明年。分校會試。改擢刑部郎中。四庫館開。劉文正公朱竹君學士。咸薦先生。遂爲纂修官。時非翰林與纂修者八人。先生及程魚門任幼植爲尤著。于文襄雅重先生。欲令出門下。謝不往。三十九年。書成。當議遷官。文正以御史薦記名矣。會文正薨。先生乃乞養歸。梁階平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若出。吾當特薦。先生婉謝之。當是時。學者多尙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詆爲空疏。掎擊不遺餘力。先生獨反覆辨論。嘗言讀書者。求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罕見者爲功。其玩物不尤甚耶。瀕行。翁覃溪學士來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閒未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先生嘗見國家右文之治。遠軼前代。而洛閩義理之學。尤有關於世道人心。不可誣也。顧學不博。不足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孤生俗儒。守其陋說。屏傳註不觀。固可厭薄。而矯之者。乃專以考訂名物。

象數爲實學。於身心性命之說則詆爲空疏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放蔑理法。以講學爲迂。是皆不免於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說。以通義理。考訂之郵。撰古今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選五七言詩。以明振雅祛俗之旨。集中贈錢獻之序。與魯賓之論文諸書。皆其宗旨所在也。歸里後。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講席。凡四十年。所至上士以得及門爲幸。與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有來問。必竭意告之。汲引才儁。如不及。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皆親服。錢塘袁簡齋負詞章。好非毀宋儒。先生遺之書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行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乎。紀文達撰四庫書目錄。頗詆宋儒。先生直斥其妄。貌清臞。神采秀越。澹榮利有超世之志。王蘭泉稱其藹然孝弟。有儒者氣象。而文名尤重天下。禮恭親王薨。遺教必得姚某爲家傳。新城魯絜非以文名江右。始受學。建寧朱梅崖。梅崖於當世之文少許可。獨心折先生。絜非乃渡江造訪。使諸甥陳用光等問業焉。自望溪方氏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推文家正軌。劉海峯繼之。先生親問法於海峯。然自以所得爲文。不盡用海峯法也。論者謂望溪之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則理與文兼至。三君皆籍桐城。故世或稱桐城派云。嘉慶十五

年。先生與陽湖趙公翼重赴鹿鳴筵宴。詔加四品銜。二十年九月。卒於鍾山。年八十有五。著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注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書錄四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今體詩鈔十六卷。先生主試及分校。得士皆稱盛。錢御史澧。孔檢討廣森其最也。在揚州與歙吳殿麟居最久。有所作以示殿麟。殿麟所不可。輒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已。殿麟名定。海峯弟子也。嘗語陳君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於爲文尙如是。其學可知矣。從孫瑩。字石甫。薑塢先生曾孫也。嘉慶戊辰進士。官福建知縣。游擢臺灣道。道光二十二年。坐夷務被誣陷。逮下詔獄。凡十有二日。而事白。以同知發四川。由蓬州牧累遷湖南按察使。卒於官。工詩古文。留心經世學。遇事激昂奮發。銳欲有所爲。著東槎紀略五卷。康輜紀行十六卷。寸陰叢錄四卷。識小錄八卷。東溟文集二十六卷。詩集二十卷。（國朝先正事略）

# 王懷祖像

聖哲畫像記



孔雲白敬摹



## 王念孫傳

高郵王文肅公安國。有子曰念孫。字懷祖。學者稱石臞先生。生數歲。卽能讀尙書。文肅公口授諸經。皆成誦。都下有神童之目。八歲屬文。偶作史論。斷制有識。由是文肅教之。以忠恕正直立身之道。且延戴君東原爲之師。十四歲。扶櫬南歸。學與行。老成所不逮也。服闋。補州學生。以大臣子迎鑿。獻文冊。賜舉人。乾隆四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乞假歸。謝絕人事。居湖濱。與李君惇賈君田祖汪君中劉君台拱程君瑤田。以古學相勵。凡四年。入都。改工部主事。遂究心治河之道。洞徹古今利弊。爲導河議二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累遷郎中。擢御史。晉給事中。掌吏科印。在官十餘年。凡錢局諸差。及京察外任。俸滿保送知府。皆力辭。識者嘉異之。嘉慶四年。仁宗親政之始。先生疏劾宰輔某。是時不乏彈章。惟先生疏援据經義。最爲得體。特蒙嘉納。海內爭傳誦焉。是年春。命巡淮安漕。秋。又巡濟寧漕。盡汰陋規。道路所經。有關吏治民瘼者。皆奏之。蒙採納施行。尋授永定河道。積弊一清。六年夏。大雨彌月。水漲溢。奪職逮問。尋奉諭曰。水漫過蘆溝橋面。不但人力難施。亦非意想所及。王念孫可加恩發河工效力。七年。督辦河間漫工。賞六品服。暫署永定河道。八年。諭曰。王念孫於水利講求有素。可賞主事銜。留直隸。周歷通省。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交直隸總督彙奏辦理。乃上書總督顏公檢臚陳畿輔水利。顏公據以入告。會河南

衡家樓河決。命隨費尙書淳查勘。且籌新漕。又命馳赴台莊。隨同尙書吉  
綸治河務。尋奉旨署山東運河道。九年實授。在任數年。查工剔弊。節省數  
十萬。十五年。調永定河道。召詢河務甚悉。甫旋任。東河帥請啓蘇家山閘。  
引黃水入微山湖以利漕運。召入都。決其是非。先生奏引黃入湖。不能不  
少然。原非良策。然暫行無害。並陳運河情形。皆詔許之。是年。永定河水復  
漲溢。先生自引罪。得旨以六品休致。時年六十有七。道光五年。詔曰。王念  
孫年登耄耋。重赴鹿鳴筵宴。洵屬藝林嘉瑞。可賞給四品銜。以光盛典。是  
時年八十二矣。十二年正月。子引之官禮部尙書。以先生病。奏請給假。蒙  
宣宗皇帝召見垂問。明年九十歲。宜善爲調養。且諭以服人屨之法。越數  
日卒。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字訓詁。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  
繼見邵學士晉涵爲爾雅疏。段進士玉裁爲說文注。先生遂不復爲。撰廣  
雅疏證二十三卷。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謂訓詁之旨。本  
於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於爾雅說文之外。無所不達。然  
聲音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不亂。此蓋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揖所  
未及知者。而亦爲惠氏定字戴氏東原所未及。古音自顧氏江氏戴氏。皆  
有考正。金壇段氏分十七部爲益精。段氏之分支之脂爲三部也。發前人  
所未發。先生昔亦同見及此。因段書先出。遂輟作。然先生所分乃二十一  
部。按之羣經楚辭。斬然不紊。更有爲顧段諸家所未及者。尤精於校讐。凡  
經史子書。晉唐宋以來古義之晦誤。寫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著讀書雜

志八十二卷。分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凡十種。一字之徵。博及萬卷。其精核如此。先生性方正。居官廉直。不受請託。畢生以著述自娛。善善惡惡。出於至誠。喜怒必形於色。教子幼以朱子小學讀書。長以經義。長子引之。能傳其學。（國朝先正事略）



# 曾文正像

聖哲畫像記



二四九

山陰後學田康濟敬摹

## 曾國藩傳

曾國藩。字滌生。號伯涵。湖南湘鄉人。曾氏自清初由衡陽遷湘鄉。曾祖竟希。德望爲鄉里所敬重。祖玉屏。以力田好善聞。父麟書。困苦於學。授徒自給。國藩九歲。畢五經。十五讀周禮儀禮史記文選。二十三入縣學。次年。鄉試中式。會試不售。留京師。窮研經史。好昌黎韓氏之文。又明年。再報罷。貸百金過金陵。盡以購書。歸而誦習益勤。至道光十八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散館。授檢討。二十三年三月。大考二等。以侍講陞用。六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七月。補侍講。十二月。充文淵閣校理。二十四年。轉侍讀。二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五月。遷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轉左庶子。旋陞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二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六年。充文淵閣直閣事。二十七年五月。大考二等。遇缺題奏。六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八年。稽察中書科事務。二十九年正月。陞禮部右侍郎。八月。署兵部左侍郎。三十年正月。宣宗崩。文宗卽位。國藩遵旨上疏議郊配廟祔禮。上深韙之。三月。又應詔陳言。疏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揚之。則賴皇上之妙用。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攷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預。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爲。將來一遇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今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

因而倖進。臣愚以爲欲令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從事於學術。又必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攷聖祖登極後。勤於學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召見廷臣。輒與往復討論。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成就之。皇上春秋鼎盛。正符聖祖講學之年。臣請俟二十七月後。舉逐日進講例。四海傳播。人人向風。召見臣工。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此轉移之道也。內閣六部翰林院。爲人才薈萃之地。內而卿相。外而督撫。率出於此。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堂官。所謂培養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驎短氣。此甄別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成案也。雍正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葢放知府。嘉慶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猶去稂莠。保舉。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時常到署。猶農夫日在田間。乃熟穡事。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到署。自掌印主稿外。司員半不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

有未盡者哉。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卅年不得補缺。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人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而堂官多直內廷。本難分身入署。又或兼攝兩部。管理數處。縱有才德俱優者。曾不能邀堂官之顧。又烏能達天子之知。以數千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愚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二三堂官不入內廷者。令日日到署。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優劣燦呈。卽長官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入衙門之人才。同往來聖主之胸中。彼屬官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陞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舊章皇上偶有超擢。則梗枅一陞。而草木之精神皆振。此培養之方也。古者詢事攷言。二者兼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無才猷可見。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臣言。天威咫尺。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亦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利病。科道奏疏。無一言及主德隆替。無一摺彈大臣過失。一時風氣。不解其所以然。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如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高銑以寡慾規宣宗。皆優旨嘉納。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劾魏裔介。彭鵬。劾李光地。後四人皆爲名臣。至今傳爲美談。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皇上御極。

之初。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於抃舞感泣。然猶有過慮者。誠見皇上求言甚切。諸臣紛紛入奏。或條陳庶政。頗多雷同。或彈劾大臣。懼長攻訐。臣愚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覈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戮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有益。不見有損。今考九卿賢否。憑召見應對。考科道賢否。憑三年京察。考司道賢否。憑督撫考語。若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覈實乎。此攷察之法也。奏入。諭稱其剴切明辨。切中事情。命百日後舉行。日講國藩旋條陳日講事宜。下部議。格不行。六月。署工部左侍郎。咸豐元年五月。署刑部右侍郎。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二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旋丁母憂。回籍時。廣西洪秀全倡亂。進湖南。圍長沙。不克。攻湖北武昌。陷之。連陷沿江郡縣。江南大震。初。敵至長沙城南。穿地道。蒸火藥。城崩入丈。以總兵瞿騰龍苦戰得完。然敵竟從容渡湘去。諸軍近萬人。但幸其去。莫敢問其踪跡也。十一月。乃命國藩會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搜剿土匪。時塔齊布尙以都司署撫標參將。國藩奏稱其奮勇耐勞。深得民心。並云。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請旨獎敘。專令督隊剿敵。會秀全破金陵。逆流西上。皖鄂郡縣。相繼淪陷。上以國藩所練鄉勇得力。剿匪著有成效。諭令馳赴湖北。剿辦國藩以爲賊所以恣意往來者。由長江無軍官扼禦故也。乃駐衡州。造戰艦。練水軍。勸捐助餉。四年二月。奏請將原任湖北巡撫楊健。從祀鄉賢。下部議處。尋議降二

級調用。復督師東下。三月。與敵接戰岳州。四月。又戰靖港。各軍相繼潰退。國藩立旗岸上。仗劍呼曰。過旗者斬。士皆繞旗旁下退。國藩憤甚。投水死。以救得免。乃有裁汰所部。添造戰船之議。未幾。得旨革職。仍准專摺奏事。時國藩已遣守備楊載福知縣彭玉麟與塔齊布合擊於湘潭。大破之。復其城。敵退踞岳州。七月。國藩攻克之。燬其舟。敵浮舟上攻。再破之。遂與塔齊布水陸追擊。自城陵磯二百餘里。剿洗淨盡。賞三品頂戴。九月。復武昌漢陽。盡焚裏河敵舟。賞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賞戴花翎。旋以國藩力辭。賞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毋庸署理巡撫。國藩建三路進兵策。奏言。江漢肅清。賊之回巢抗拒者。多集與國蘄州廣濟諸屬。自巴河至九江。節節皆有賊船。擬塔齊布由南路進攻與國大冶。湖北督臣派兵由北路進攻蘄州廣濟。臣由江路直下。與陸軍相輔爲進止。如所請行。國藩揚帆而下。連戰勝敵。蘄州敵來攻。再破之。會塔齊布復與國大冶。時敵以田家鎮爲巢穴。蘄州爲聲援。自州至鎮四十餘里。沿岸築土城。設礮位。對江轟擊。橫鐵鎖江上。以阻舟師。南岸半壁山富池口。均大股悍敵駐守。舟楫往來如織。國藩計欲破田鎮。當先奪南岸。十月。寧紹台道羅澤南大破之。半壁山。克之。國藩部署諸將。分戰船四隊。一隊扼敵上進。二隊備爐煎椎斧。前斷鐵鎖。敵礮船護救。三隊圍擊之。沈二艘。敵不敢近。須臾鎔液鎖斷。敵驚顧失色。率舟遁。四隊駛而下。追及於鄔穴。東南風大作。舟不能行。圍而焚之。百里內外。火光燭天。陸軍自半壁山呼而下。悉平田鎮富池口營壘。蘄州敵

遁。是役也。斃敵數萬。燬其舟五千。遂與塔齊布復廣濟黃梅孔壠口小池。驛上游。江面肅清。進圍九江。十二月。上以國藩調度有方。賞穿黃馬褂。並諸珍物。國藩遣水軍攻湖口梅家洲。以通江西餉道。五年。敵竄武昌。分股乘夜。由小池口襲焚國藩戰艦。戰失利。越數日。大風復壞舟數十。國藩迺以其餘遣署湖南按察使李孟羣。知府彭玉麟。及湖北布政使胡林翼所帶陸軍。回援武漢。親赴江西造船募勇。增立新軍。連破姑塘都昌。進攻湖口。大敗之。七月。湖南提督塔齊布卒。國藩馳往九江。兼統其軍。八月。水軍復湖口。九月。補兵部右侍郎。六年。石達開竄江西。郡縣多陷。國藩馳赴省城。遣道員彭玉麟統內湖水師。退駐吳城。以固湖防。同知李元度回剿撫州。以保廣信。諸將分扼要地。先後復進。賢建昌東鄉豐城饒州。連破撫州樟樹鎮羅溪瓦山吳城之敵。會同湖北援師。知縣劉騰鴻同知曾國華等。大破之。瑞州復靖安安義。上高。自江西達兩湖之路。賴以無梗。七年正月。復安福新淦武寧瑞昌德安奉新。軍聲大振。不一歲。石達開敗遁。江西獲安。國藩力也。二月。丁父憂。上諭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尋固請終制。上諭俟九江克復。江面肅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國藩復奏稱江西各營。安謐如常。毋庸親往撫馭。並歷陳才難宏濟。心抱不安。奉旨先開兵部侍郎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卽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八年五月。命辦理浙江軍務。移師援閩。閩敵分股竄擾江西。國藩遣道員李元度破之。廣豐玉山。張運蘭復安仁。時

國藩駐軍建昌。東南北三路皆敵。國藩計東路連城。敵勢已衰。閩事不足深慮。北路景德鎮。乃大局所關。又較南路信豐爲重。乃遣張運蘭攻景德鎮。道員蕭啓江追剿信豐之敵。九年。蕭啓江破之。南康。克新城墟池江敵巢。遂復南安。解信豐圍。敵竄湖南。將由粵黔入蜀。國藩隨檄蕭啓江馳赴吉安。援應湖南。張運蘭復景德鎮。浮梁縣。江西肅清。餘敵竄皖南。國藩奉命防蜀。行至陽邏。奉諭皖省賊勢日張。飭籌議。由楚分路剿辦。國藩回駐巴河。簡校軍實。因奏言。自洪楊內亂。鎮江克復。金陵逆首。凶餒久衰。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句結捻匪。廬州浦口三河等處。疊挫我師。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江南之賊糧不絕。欲廓清諸路。必先破金陵。欲破金陵。必先駐重兵滁和。而後可去江南之外屏。斷蕪湖之糧路。欲駐兵滁和。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擣廬州。以攻陳逆所必救。進兵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規桐城。北則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攻舒城。一由商城六安規廬州。南軍駐石牌。則與福建水師提督楊載福黃石磯之師。聯爲一氣。北軍至六安州。則與壽州之師。聯爲一氣。國藩請自規安慶。協領多隆阿綏靖鎮。總兵鮑超取桐城。署湖北巡撫胡林翼取舒城。荆宜施道李續宜規廬州。奏入。上是之。十年二月。陳玉成攻太湖。國藩分兵破之。旋因金陵大營分兵援浙。城中悍敵。大股出撲。統帥和春張國樑。以兵單敵衆。退守丹陽。旋皆戰歿。兩江總督何桂清。棄常州。奔上海。致蘇常連陷。勢甚蔓延。四月。上特命國藩馳赴江蘇。並先行



賞加兵部尙書銜。署理兩江總督。六月實授。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七月。命皖南軍務統歸國藩督辦。十一年。國藩進駐祁門。督飭楊載福。按察使彭玉麟。道員曾國荃等諸軍。水陸夾擊。爲逐層掃蕩之計。先後復黟縣。都昌。彭澤。東流。建德。休寧。徽州。義寧。各城。悍敵數萬。踞安慶。久不下。曾國荃。副都統多隆阿等圍之。陳玉成來援。諸軍擊走之。拔其城。敵無脫者。進復池州。鉛山。無爲。銅陵。及泥汊。神塘河。運漕東關各隘。十月。穆宗御極。加太子少保銜。令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國藩力辭。上不許。先是。敵圍杭州。國藩疊奉援浙之命。咨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統軍入浙。檄按察使張運蘭。副將孫昌圖等。水陸各營。均歸調度。以厚兵力。並撥給錢漕釐金。以清所部積欠。因奏稱。左宗棠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懇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上以浙江巡撫王有齡及江蘇巡撫薛煥。不能勝任。命國藩察看具奏。並迅速保舉人員。候旨簡放。國藩奏言。蘇浙兩省。羣賊縱橫。安危利鈍。繫於巡撫一人。王有齡久受客兵挾制。難期振作。欲擇接任之人。自以左宗棠最爲相宜。惟此時杭州被困。必須王有齡堅守於內。左宗棠救援於外。俟事勢少定。乃可更動。至江蘇巡撫一缺。目前實無手握重兵之人。可勝此任。查有臣營統帶淮揚水師之福建延建邵遺缺道員李鴻章。勁氣內斂。才大心細。若蒙聖恩。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奏入。上皆特如所請。復因杭州失

守。奏陳補救之策。同治元年正月。命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國藩奏言。自去秋以來。疊荷鴻恩。臣弟國荃。又拜浙江按察使之命。一門之內。數月之間。異數殊恩。有加無已。感激之餘。繼以悚懼。懇求皇上。念軍事之靡定。鑒微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於臣家。又前此疊奉諭旨。飭保薦江蘇安徽巡撫。復蒙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臣。開列請簡。封疆將帥。乃朝廷舉措之大權。如臣愚陋。豈敢干預。嗣後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隨時恭疏入告。仰副聖主旁求之意。但泛論人才。以備採擇。則可。指明某缺。徑請遷除。則不可。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可更分黜陟之柄。風氣一開。流弊甚長。辨之不可不早。尋遣將擊走徽州荻港之敵。復青陽太平涇縣石埭。國荃會同水師。復巢縣含山和州。並銅陵。插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弟貞幹復繁昌南陵。破敵三山魯港。上以國藩前奏。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不再加恩。而進國荃貞幹等職。國藩駐安慶督師。奏請仍建安徽省會於安慶。設長江水師提督以下各官。指授諸將機宜。以次規取皖南北府縣各城。國荃率師進圍金陵。蘇浙李秀成等。分道來援。大小數十戰。力卻之。二年五月。復江浦浦口。克九狄州。長江肅清。因淮南運道暢通。籌復鹽務。改由民運。奏請疏銷輕本保價杜私之法。三年正月。克鍾山。國藩令弟國荃會諸將合圍金陵。六月。金陵克復。生擒忠王李秀成等。掘戮洪秀全屍。三日內。斃敵十餘萬人。全股殄滅。國藩紅旗奏捷。並稱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踞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

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尙止十二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實爲罕見之巨寇。卒能次第削平。剷除元惡。蔚爲中興之業。上覽奏嘉悅。諭曰。會國藩自咸豐四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建殊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由宿松克潛山太湖。遞駐祁門。疊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爲根本。分檄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大功告成。逆首誅鋤。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會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會國荃。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將士錫爵進秩有差。時捻衆倡亂日久。徒衆數十萬。馬數萬匹。分合不常。騷忽無定。四年四月。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戰歿於山東曹州。聲勢日熾。命國藩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辦。山東河南直隸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制調遣。國藩將赴徐州督師。乃召集新軍。添練馬隊。檄調皖南鎮總兵劉松山。直隸提督劉銘傳。總兵周盛波。道員潘鼎新諸軍會剿。五月。敵竄亳州雒河集。國藩駐臨淮關。遣兵擊走之。先後奏言。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臣由臨淮進兵。將來安徽卽以臨淮爲老營。及江蘇之徐州。山東之濟寧。河南之周家口。四路各駐大兵爲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口糧

火藥。卽取給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時張總愚任柱牛洛紅及太平軍賴汶光擁衆十萬。倏分倏合。八月。國藩遣劉銘傳敗之。潁州敵東走曹州。國藩檄潘鼎新力扼運河。派軍馳赴山東助剿。敵不能渡運。遂南走徐州。踞豐沛銅山境內。九月。國藩遣潘鼎新等敗之。徐州。豐縣敵復竄山東。十月。周盛波劉銘傳敗之。寧陵扶溝。敵竄陷湖北黃陂。五年正月。國藩遣劉銘傳破之。復其城。任柱回竄沈邱。將踞蒙亳老巢。遣劉銘傳周盛波擊之。張總愚分股入鄆城。三月。劉銘傳廣西右江鎮總兵張樹珊敗之。潁州周家口。羣敵合踞濮范鄆鉅間。諸軍擊破之。張總愚趨單縣。任柱走靈壁。國藩駐徐州。修浚運河。以固東路。五月。遣諸將敗張會於洋河王家林。敗任會於永城徐州。敵自二月北竄。堅圖渡運。徘徊曹徐淮泗者兩月餘。迄不得逞。於是張總愚入豫。任柱入皖。國藩遣周盛波大破牛洛紅於陳州。敗任賴二會於烏江河。張樹珊敗之於周家口。牛張二會渡沙河而南。任賴二會亦竄渡賈魯河。國藩以前防守運河。粗有成效。必仿照於沙河設防。俾敵騎稍有遮攔。庶軍事漸有歸宿。定議自周家口下至槐店。扼守沙河。上至朱仙鎮。扼守賈魯河。因奏言。河身七百餘里。地段太長。不敢謂防務旣成。百無一失。然臣必始終堅持此議。不以艱難而自畫。不以浮言而中更。以求有裨時局。自古辦流寇。本無善策。惟有防之。使不得流。猶是得寸則寸之道。俟河防辦成。則令防河者與遊擊者。彼防此戰。更番互換。庶足以保常新之氣。六月。遣劉松山宣化鎮總兵張詩日大破之。

於上蔡西華。敵由河南巡撫所派防軍汎地逸出東竄。河防無成。七月。遣劉松山提督宋慶大破之。南陽新野。九月。劉銘傳潘鼎新破之。鄆城。運防賴以無恙。時以國藩行師迂緩。謗議紛起。乃自陳病狀。上命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以李鴻章代辦剿匪事宜。國藩請開總督缺。以散員留營自效。不許。十一月回任。六年六月。授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任。七月。授體仁閣大學士。九月。奏稱製造輪船。爲救時要策。請將江海關洋稅酌留二成。一成爲專造輪船之用。一成酌濟淮軍及添兵等事。從之。十二月。捻平。賞雲騎尉世職。七年四月。授武英殿大學士。七月。調直隸總督。十二月入覲。賜紫禁城騎馬。八年二月。查明積滯大窪地畝。應徵糧賦。請分別豁減。從之。三月。奏直隸刑案積多。與臬司張樹聲力籌清釐。甫有端緒。張樹聲見調任山西。請暫留一年。以清積案。諭曰。會國藩到任後。辦事認真。於吏治民風。實心整頓。力輓敝習。著如所請。俾收指臂之助。一年之中。凡清結積案三萬餘件。又先後二次查明屬員優劣。開單具奏。得旨分別嘉勉降革。時直隸營伍廢弛。廷議選練六軍。命國藩將前定練軍章程。妥籌經理。五月。國藩奏陳。一曰。文法宜簡。一曰。事權宜專。一曰。情意宜洽。及免冒名頂替之弊。請敕原議各衙門。覈議施行。復命國藩籌定簡明章程。奏報定議。國藩奏陳。試行果有頭緒。然後奏定簡明章程。允之。同治三年至九年正月。三屆京察。均蒙溫諭褒嘉。下部優敘。五月。通商大臣崇厚奏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有牽涉教堂情事。法國領事豐大業。出言不遜。對官施放洋

槍。百姓激忿。毆斃豐大業。焚毀教堂。上命國藩赴天津查辦。並諭以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國藩奏言。各省打毀教堂之案。層見疊出。而毆斃領事洋官。則從來未有之事。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國既斃多命。不肯更認理虧。臣但立意不欲與之開釁。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遠之方。六月抵津。查詢仁慈堂冤眼剖心。毫無實據。奏稱採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尙不肯爲。英法乃著名大邦。豈忍爲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是事。況彼以仁慈爲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又奏誅爲首滋事之人。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縣革職治罪。復諭以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而不免啓釁也。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喝之語。會國藩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折敵燄而張國維。國藩復奏中國目前之力。未便遽啓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因陳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斷決。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洋務。失在朝戰夕和。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極以來。守定和議。絕無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日憤激。致成大變。初非臣僚有意挑釁。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此實天下生民之福。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以爲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二者不可偏廢。一時輿情大譁。責國藩畏葸辱國。威名重挫。八月。調兩江總督。國藩歷陳病狀。請另簡賢能。開缺調理。奉諭慰勉。十一月。命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十年。以楚岸

淮南引地。爲川鹽所侵占。借湖廣總督李瀚章定議。與川鹽分岸行銷。奏請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專銷淮鹽。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荆門五府一州。暫行借銷川鹽。湖南巡撫劉崑請於永寶二府試行官運粵鹽。國藩復力陳二府引地。不便改運。部議皆如所請。十一年二月卒。年六十有二。清自道光以後。文酣武嬉。泄沓成風。國藩以公忠誠樸。爲天下倡。卽其居官治軍。亦粹然儒者氣象。咸豐十一年。作勸誠州縣營官委員紳士十六條。頒示於衆。勸誠州縣者曰。治署內以端本。明刑法以清訟。重農事以厚生。崇節儉以養廉。勸誠營官者曰。禁騷擾以安民。戒煙酒以儆惰。勤訓練以禦寇。尙廉儉以服衆。勤學問以廣才。戒傲惰以正俗。勸誠紳士者曰。保愚懦以庇鄉。崇廉讓以奉公。禁大言以務實。擴才識以待用。國藩文章精深博大。氣勢雄厚。自謂粗解文字。由桐城姚先生啓之。其闕肆之筆。實非姚鼐所及也。當時漢宋之爭最烈。國藩務調和二。者以爲義理考据詞章。不可缺一。其言曰。文之純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之碎。程朱亦能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之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揚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竊欲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

且博以爲文。復臻於無累。游其門者。如李元度。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皆極文章之選。庶昌之言曰。相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爲一塗。絜攬衆長。輾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又曰。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己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諸儒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納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其所推崇。初非溢美。時海禁初開。有志之士。爭習西學。國藩首派學生赴歐西留學。肄習學藝。造就甚多。其學一歸之有用。後人尊之爲湘鄉派云。所著有求闕齋集。遺疏入。上震悼。輟朝三日。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尋湖廣總督李瀚章。安徽巡撫英翰。署兩江總督何璟。奏陳國藩歷年勳績。李瀚章奏略云。國藩初入翰林。卽與故大學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鑑。徽寧道何桂珍。講明程朱之學。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死生禍福。置之度外。其過人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爲浮議所搖。用兵江皖。陳四路進攻之策。剿辦捻匪。建四面蹙賊之議。其後成功。不外乎此。英翰奏略云。自安慶克復後。國藩督軍駐紮。整吏治。撫瘡痍。培元氣。訓屬僚。若子弟。視百姓如家人。生聚教養。百廢俱舉。



至今皖民安堵。皆國藩所留貽。一聞出缺。士民奔走。婦孺號泣。以遺愛而言。自昔疆臣。湯斌于成龍而後。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何璟奏略云。咸豐十年。國藩駐祁門。皖南北十室九空。自金陵至徽州八百餘里。無處無賊。無日無戰。徽州初陷。休祁大震。或勸移營他所。國藩曰。吾初次進兵。遇險卽退。後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無死所也。賊至環攻。國藩手書遺囑。帳懸佩刀。從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檄鮑超一戰。驅之嶺外。以十餘載稽誅之狂寇。國藩授鉞四年。次第蕩平。皆因祁門初基不怯。有以寒賊膽而作士氣。臣聞其昔官京師。卽留心人物。出事戎軒。尤勤訪察。一材一藝。罔不甄錄。又多方造就以成之。安慶克復。則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多隆阿之苦戰。金陵克復。又推功諸將。無一語及其弟國荃。談及忠親王僧格林沁。李鴻章。左宗棠諸人。皆自謂十不及一。清儉如寒素。廉俸盡充官用。未嘗置屋一廛。田一區。食不過四簋。男女婚嫁。不過二百金。垂爲家訓。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風。其守之甚嚴。而持之有恆者。曰不誑語。不晏起。前在兩江任內。討究文書。條理精密。無不手訂之章程。點竄之批牘。前年回任。感激聖恩高厚。仍令坐鎮東南。自謂稍有怠安。負疚滋重。公餘無客不見。見必博訪周諮。殷勤訓勸。於僚屬之賢否。事理之原委。無不默識於心。其患病不起。實由平日事無鉅細。必躬必親。殫精竭慮所致也。奉諭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並著准其一體建立專祠。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伊孫曾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曾廣銘著賞給員

外郎。會廣銓賞給主事。均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璟李瀚章英翰摺三件均著宣付史館。用示眷念勳臣。有加無已至意。尋賜祭葬。十二年。兩江總督李宗羲奏請將國藩入祀江寧府上元縣江寧縣三學名宦祠。光緒元年。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以國藩遺愛在民。請於保定省城建立專祠。並附祀省城名宦祠。先後均允之。十五年。慈禧皇太后歸政。追念功績最著諸臣。各賜祭一壇。國藩與焉。十八年。河南巡撫裕寬以國藩督師豫省。弟前任河道總督國荃。功德在民。請於河南省城捐建一祠合祀。詔如所請。子紀澤襲侯爵。

## 附記

曾文正以儒道飭吏治。夷大難。爲文章。卓然大家。而自定其所學曰。取法文周孔孟。以逮顧秦姚王。三十二人而已。既以詔其子紀澤。圖續遺像。心儀口誦。取法於是。紀澤敷厯內外。不墜厥緒。伊犁爭俄約一事。尤爲人所稱頌。二世之效。蓋可觀已。其像久佚。後人綴輯。闕其三人。印版漫漶。儀容不肅。輒告友人。重加鈎勒。庶使先哲聲音笑貌。優然可接。以彰文正詔示後人之意。倘亦有可取乎。友人者。李鴻梁。田康濟。夏貞叔。夏惠民。仲詠沂。岳石塵。翁雲書。及孔雲白世講也。是八人者。並以藝事著稱。亦嘗心儀夫聖哲者。並仍其闕失。所附傳記。一如舊出。復撰文正傳。以殿其後。以文正亦三十二人之類也。後人所當心儀而弗失者也。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可園蔡冠洛記

上海圖書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聖哲畫像記 附畫 (全一册)

實價國幣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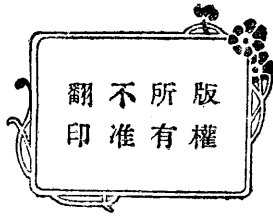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陸高誼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本書負責校對者何衡孫

# 方望溪全集

方苞著

仿古字版精印

望溪方子。學貫經史。宅心仁厚。懿德甲於儒林。觀其爲文。情誠意摯。映爍眼簾。是書所錄。有經史論文、有詩歌、尺牘、題、跋、傳記、墓誌、碑碣等。又卷末附集外文十卷。補遺二卷。極宏富喬麗之致。

精裝一册 實價七角

(寄費掛號  
一角三分)

## 世界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8308B

*Handwritten mark*

仿  
古  
字  
版

關

聖  
哲  
畫  
像  
記  
傳附

234916 ●

發  
行